

心的瘟疫

◆ 撰文/何日生

這是一場新的瘟疫，還是一種被媒體擴張炒作出來的集體性的過度恐慌？禽流感H5N1型病毒如果結合了H3N2型流感病毒，很可能釀成不可收拾的世紀大瘟疫。它的死亡人數可能數以百萬之多。準備棺材嗎？擴充太平間嗎？這一端提出問題的嚴重性，另一端鼓勵大家放心吃雞肉，民眾不只恐慌、困惑又多了一項冷漠。傳播心理學告訴我們，當民眾接收各種矛盾和極端強烈的訊息，他們會從驚慌、困惑，最後演變成漠視這個問題，然後依然故我。這是我們社會面對重大可能疫情的一貫態度。理性的討論及有用資訊的提供，似乎遠遠低於事實需要的程度。

人類因為「貪」，豢養幾十億隻雞和鴨，最終在傳染病的威脅下開始屠殺雞隻和鴨群。五道裡面畜生道，說起來比餓鬼道更為殘酷及可憐。生下來就被關在小小的空間裡，很多雞在死亡之前沒有機會走過一步路，牠們生存的唯一使命，就是成為盤中餐；生活的目的，就是最後進入人類的腹中。生畜何辜？如果牠們的語言我們也懂得，一定會聽到牠們憤恨的怒吼。誰說傳染病不是一種生物性的報復？

貪之後，就是「瞋」。一旦牲畜因為過度豢養造成疾病傳染，大屠殺就降臨牠們。人感冒了被百般呵護，鴨感冒了卻面臨被屠殺的最終命運。大屠殺在台灣開始於口蹄疫，豬罹患了這種病，為了救人類，屠殺豬隻成為沒有人會抗議的手段。以為殺了豬，就能消滅傳染原，但是病毒會演化，只要牲畜依然是人類主食，這種人畜傳染終究會一再發生難以杜絕。

人類的另一項問題是，「痴」。被感染的豬隻或雞被殺或死亡之後，大量被丟棄在河床裡，隨著流水進到社區和飲水系統，極可能引發新一波的傳染。這種鴛鴦的心態，不但問題未能立即解決，還因人類的私心，擴大了疾病的傳染和發生。誰說這不是痴？

「慢」，已經知道牲畜引發傳染病，還繼續鼓勵大家吃肉，牛有狂牛病，改吃羊，羊受感染改吃豬，豬有口蹄疫改吃雞，雞有H5N1禽流感改吃魚，有部分魚也證實會致癌，那還能吃

什麼？許多像狂牛症的病毒會潛伏十年以上，今天不流行不等於吃了牛肉沒事，但自信的人類似乎永遠不知悔改，不知道吃肉的因果及業力。我們和「七月半的鴨子」相差幾希？這種「至始」不悔改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「慢」。

「疑」，從一九九七年香港禽流感，五年來亞洲幾乎都被各種牲畜有關的傳染病困擾著。傳染病一開始，先一陣恐慌，繼而犧牲家畜，最後傳染病蔓延開來，總是一陣互相推諉及怪罪。SARS期間的社會的動盪，已經多少披露出災難發生時人心的那一份互不信任。一個習慣漠視生命權，一個習慣用強勢剝奪弱勢者生命的社會體制，根本上是建立在自我的滿足及慾望的逞能，這樣的社會結構不容易產生相互體諒，彼此互助的生命體。

當考古學家挖出七千年前阿爾卑斯山的遠古人類遺跡，發覺當時的人類有埋葬獵物的習慣。熊的骨頭及身軀被完整的用儀式安置著。據匈牙利著名的宗教學家埃里雅德(Mircea Eliade)表示，埋葬獵物的儀式是希望獵物能重生，那是遠古人類對獵物的一種尊重。比起現在我們自稱文明社會，卻使用機械式的技術集體大量屠殺牲畜，我們和動物之間僅僅止於砧板關係。這種將動物的一生之價值壓縮成被宰殺及被食啖之用途，人類這一行徑豈能稱為文明乎？

災禍起於人心的貪婪，瘟疫也是起於一念的自私無明。如果我們不能落實護生、愛生。尊重萬物平等的理念，拒絕豢養屠殺牲畜，從心口素淨做起，人類恐怕難以逃過一場巨大的生物性的報復。到那時，我們要認知，毀滅人類的，不是一場新的瘟疫，而是心的瘟疫。